



一、政府錯估產業總值：數據失真與關稅影響被低估

當我閱讀經濟部的產業分析報告時，第一個反應是：這份簡報在紡織領域幾乎毫無參考價值。雖

然它涵蓋所有產業，但至少在紡織部分，內容明顯脫離實況。或許其他產業的分析有所著墨，但就紡織而言，最大的問題就是：經濟部沒有真正理解我們的產業結構與困境。

特別是報告中提及台灣紡織產值約 3,400

億元新台幣。數字看似亮眼，但事實上，其中包含大量海外成衣廠的營收數據。這些金額雖會出現在企業財報，卻不等於台灣境內的實際產值。當海外數據與本土產值混為一談時，不僅模糊政策焦點，也誤導產業趨勢判斷。

若回到真實數據，根據紡拓會 2024 年統計，台灣紡織品出口仍以布料為大宗，出口值 47.77 億美元，約合 1,500 億元新台幣。再加計其他紡織雜項，113 年出口總額達 67.35 億美元，約 2,000 億元新台幣。這些才是台灣在地工廠的實際出口貢獻。

換言之，政府用來評估關稅衝擊的「3,400

億」數字，有至少一半以上並非來自台灣本土工廠，而是海外產能。這些產能早就在東南亞等主要成衣國家關稅談判塵埃落定之後，就已經得出方向，自然企業實際感受也大不相同。若以這樣的基準來判斷對美關稅的影響，結論必然偏差。

因此，政府才會得出「影響趨緩」的結論，但這樣的結論恐怕是來自那些早已將生產重心轉移海外的龍頭公司。對我們這些仍深耕台灣的基層企業而言，實際感受卻是訂單銳減、出口壓力暴增。

事實上，關稅效應早已具體浮現。美國雖然僅佔台灣紡織出口的 10%，但金額仍達 180

億元新台幣，是第三大出口市場。而其他主要出口市場更重要的是，出口品並非低價大宗，而是高機能布料、防護性纖維、工業擦拭布、強韌織帶與專業紗線。這些產品雖然數量不大，但毛利穩定，更承載台灣中小工廠的核心競爭力與勞工生計。

近來因關稅調升，客戶延緩採購，不少工廠已經實施無薪假或縮減工時。這些真實狀況，與政府口中的「趨緩」完全背道而馳。

二、政府錯估產業型式：混淆外移成衣與本土布料

除了總值失真，更嚴重的誤判來自政府對產業型態缺乏正確認識。

台灣紡織業的確有外移潮，但必須強調，外移的主要是成衣製造，而非布料與原物料生產。成衣廠早在三十多年前大舉外移東南亞，以因應工資與產能需求；而布料及上游紡織品，至今仍有大量產能留在台灣，並持續支撐出口。

紡拓會數據清楚證明，即便成衣產業外移，本土布料出口仍然有上千億元規模，是支撐整體紡織產業鏈的基礎。

然而，經濟部卻將「成衣外移」與「布料生產」混為一談，再以此推估整體產業狀況。這樣的混淆不僅誤導視聽，更反映主管機關對產業結構的嚴重陌生。更令人擔憂的是，這樣的錯誤認知竟然成為政策制定的依據。

當數據源頭已經偏差，後續的產業景氣分析與對策自然與實際情況脫節。對紡織業者而言，這不只是統計問題，而是攸關生死的政策失靈。

三、政府錯估產業規模：巨頭代表不了 95% 的中小企業

產業規模的錯估更加突顯問題。根據統計，紡織業中有超過 95% 的企業是中小企業。然

而，經濟部在產業分析中卻僅訪談了兩家龍頭企業——

儒鴻與聚陽，並將他們的回應視為產業全貌。這樣的樣本偏誤，使得政策結論與實際產業情況完全脫節。

更諷刺的是，即便是官方舉辦的產業座談會，與會者也多半是規模龐大的龍頭公司，員工動輒五百人、一千人以上。但台灣多數紡織工廠的規模實際上只有五十至一百人，中小工廠甚至僅有三十人不到。這些真正代表產業主體的聲音，卻被完全排除在座談與政策討論之外。

政府若連最需要幫助的基層聲音都聽不見，又憑什麼自信宣稱掌握產業現況？這樣的情境不只是偏差，而是荒謬。

儒鴻與聚陽固然是台灣的佼佼者，但他們的業務模式以海外成衣大規模生產為主，資源、資本、抗風險能力遠非一般中小企業可比。當這些龍頭對外說「影響有限」時，政府便將這結論套用在

整體紡織業，彷彿所有企業都能承受衝擊。

這種邏輯，就像因為台積電能生產先進晶圓，就推論台灣所有科技公司都能製造晶圓一樣，荒謬至極。

對我們這些中小工廠而言，每一次關稅波動、每一筆訂單延宕，都會直接牽動員工薪資與家庭生計。當真正代表 95% 產業規模的中小企業被制度性忽視時，政策必然會繼續背離現實。

這種差別待遇不僅存在數字裡，更具體表現在政府對產業的象徵性重視上。例如：賴清德競選期間，尚願以副總統身份出席紡織展；但到了 2024 年，卻僅由副手代打。與此同時，COMPUTEX 卻能獲得總統親自演說背書。這種冷熱落差，讓人直接感受到：只有需要選票時，政府才願意想起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。

雖然蔡英文時代曾有改革，例如戰備口罩生產拉回台灣、部分國防物資在地生產，但整體而言，內需紡織廠商至今仍面臨進口庫存氾濫的壓力。國際常見的進口管制、稅額調整、在地補貼，在台灣始終缺席。再加上 ECFA

取消後，不少以中國為主要市場的精梳棉工廠被迫停工，卻未獲任何實質協助。

與此同時，政府對科技產業的每一次波動，卻能立刻召開會議、召開記者會，形成鮮明對比。對紡織產業而言，這樣的冷落與忽視，已經成為長期心結。

四、政府用錯方式扶持：AI 不是產業萬靈藥

除了錯估數據、型態與規模，政府還有一項普遍誤解：認為「AI」能成為紡織業轉型的萬靈藥。

必須直言，這樣的想法不僅天真，更近乎不負責任。AI

當然有其應用價值，但前提是擁有龐大數據量與專業人才支持，然而傳統紡織中小工廠普遍缺乏這些條件。

1.數據不足：中小工廠缺乏龐大的數據累積，難以支撐高準確度模型。AI

驗布雖然已經發展十餘年，但因樣本不足，準確率仍不理想，至今仍需依賴人工檢驗。

2.人才不足：導入 AI

不只是安裝系統，還需要專業人員能判讀結果、持續維護模型。但現實是，傳產勞動結構高齡化，資訊能力普遍不足。很多工廠連一位專責資訊人員都請不起，更遑論長期維護 AI 系統。

3.語言門檻：

紡織廠基層員工多來自越南、印尼、泰國，若系統與培訓僅以中文為主，根本無法落實操作。真正落實需要多語言、多文化支持，代表更高的成本與時間投入。

因此我們要質問：政府所謂的 AI

救產業，到底是基於實際調研，還是僅僅一場政策口號？若缺乏基礎建設與長期資源支持，AI 推動不過是一場政績秀，最後讓產業耗費資源卻換來失望。

AI 並非無用，但它需要長期投資、結構性支持與務實配套。若沒有這三者，一味強推

AI，就等於把傳產推向更大的風險，而非真正的升級。

五、更迫切的輔助措施：生存才是當務之急

相較於流於表面的「AI

轉型」口號，紡織產業真正需要的是能切實減輕經營壓力、守護市場秩序的政策工具。眼下局勢已不容拖延，建議政府務必從以下四個方向迅速著手：

1. 認證效率與保險困境

長期以來，工廠認證程序與相關配套措施過於僵化，已經成為眾多中小企業的重大瓶頸。

許多傳產工廠規模有限，甚至仍為鐵皮廠房，雖然外觀不若大型現代化廠區，但其實承載著數十名員工的就業與多年技術能量。然而，現行制度卻要求這些工廠必須具備完整的火災險才能通過安全認證，但事實上，多數廠房因設施條件受限，根本無法投保火險。結果便是：沒有保險就無法取得認證，沒有認證就接不到訂單或申請不到補助，惡性循環使得中小企業在競爭中逐步被淘汰。

更值得關注的是，除保險問題之外，中小工廠還必須面對層層政策要求下的高頻率勞檢與環境檢查。這些檢查往往偏重形式與數字績效，而非真正改善產業安全與環境品質，導致基層廠商因瑣問題屢遭開罰，甚至淪為行政績效的「代罪羔羊」。

試問：當政府僅將檢查視為展現監管存在的手段，而未針對制度缺陷進行結構性修正，這樣的產業輔導模式，究竟是協助還是變相打擊？在關稅與國際市場壓力加劇之際，若最基本的認證與保險困境仍無法獲得解決，政府的所謂「產業支持」就難以令人信服。

政府若持續忽視這個結構性問題，等於親手把基層工廠排除在產業體系之外，讓最需要被扶持的群體成為政策孤兒。

2. 稅制調整與財務支持

在全球需求疲弱與關稅壓力疊加的情況下，中小企業的現金流已逼近臨界點。政府必須在短期內適度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營業稅，或提供緩繳、減免措施，以紓解資金緊繃。

針對受關稅衝擊較大的企業，應立即設立臨時性紓困或補貼方案，避免因資金斷裂導致倒閉潮，進而引發就業市場的系統性風險。

稅制調整不僅是財務減壓，更是維繫就業穩定、守住產業鏈完整的關鍵防線。

3. 市場防衛與貿易誠信

「洗產地」問題已成為產業存亡與台美關稅談判的核心挑戰。中國產品透過轉口與偽造產地進入台灣市場的現象日益嚴重，但政府長期僅停留在口頭喊話，缺乏實際管制行動。

若台灣被美方認定為「洗產地共犯」，未來極可能被納入制裁或加徵懲罰性關稅名單，屆時產業所受衝擊將不再是「市場競爭」問題，而是國際貿易地位與國家信譽的全面崩盤。

因此，政府必須立刻強化原產地檢驗與海關查驗能量，並視情況啟動反傾銷稅、保障性關稅等

措施，確保台灣產業不被誤解為套利基地。

4. 產業鏈保護與結構維持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中國產品已經無孔不入。洗產地不僅存在於成衣成品，如衣服與褲子，如今連紡織前段的胚布也已在台灣市場出現蹤跡。

一旦中國低價胚布大規模湧入，將直接壓垮國內布廠與織廠，迫使中上游產業鏈連鎖倒閉，最終讓台灣在全球布料供應鏈中徹底失去競爭力。

政府必須立即建立針對「前段原料」的嚴格檢驗制度，防堵中國產品的滲透。這已不僅是市場公平議題，而是產業安全、就業保障與長期競爭力存續的核心挑戰。

總而言之，改善認證效率、降低稅負、強化市場防衛與保護產業鏈，絕不是選項，而是產業能否生存的最低門檻。若政府再延誤時機，讓中國產品繼續無孔不入，不僅國內品牌將被徹底淘汰，就連台灣上游布料研發與製造能量也將在沉默中瓦解。屆時，即便再談數位轉型或產業升級，也已經失去任何基礎。

六、我們不是夕陽，而是被迫忽視

回顧這九年，產業的許多問題始終懸而未決。

政府在全力扶持新創、科技、生技產業的同時，卻對傳統產業置之不理，結果讓我們這些長期支撐台灣出口與就業的基層，逐步陷入被邊緣化與相對剝奪感的深淵。這也是為什麼再多的口號與政績宣傳，早已無法說服基層；大罷免失利，反而暴露出政策與民心之間的巨大斷層。

必須再次強調：我們不是等死的夕陽產業。我們每天仍在投入研發、持續改善製程、努力開拓市場；若沒有這份韌性，早已無法活到今天。若國家有需要，我們一定會站出來守護土地、捍衛產業。但若政府繼續「獨厚」少數產業，任由傳產與中小企業自生自滅，那麼當產業天秤徹底傾斜、社會失衡時，歷史必將記下執政者的責任與名字。

我們不是無能，而是被長期忽視、甚至被刻意犧牲。若這種態度不改變，真正衰敗的，不是我們的產業，而是整個國家的產業基礎與社會信任。

作者 扛布者 為紡織從業人員